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六回 辱龐妃鄭彪中計 保藩王趙儲規陳

再說龐國丈一聞報：「四位藩王會同回朝，已住蹕於金亭驛中。」心下大驚，曰：「不可了。別位勢大官員那裡在老夫目中，只這四位藩王比眾不同。四人乃開國功臣之後，當今隆重之臣，各鎮邊疆，兵權掌握，勢力很高。老夫有三分畏懼。想來前數天高勇這賊臣如此凶狠，將老夫頭額打崩，今怎能與四強徒爭對？倘明日上朝照依高勇一般，奏吾父專權誤國，陷害陸後父女之事，強迫君王貶罰，則吾一命休矣。」想了一番，「不如趁此辰刻時候尚早，與女兒設計為高。」定下主見，即傳帶心腹家丁四名，乘上大轎，靜悄悄不打道，來至外宮後宰門，命家丁通報，龐娘娘一聞父親請見，即著內監請進偏宮。父女見禮坐下，有宮娥遞茶奉。龐娘娘曰：「爹爹進宮見女兒，有何商議？」當下國丈將五路藩王一同回朝，想必奏吾父女專權誤國。「奏准聖上，則吾父女危矣。故今特與女兒商量，怎能定下一毒計謀，先下手為高。趁今天還交辰刻，定然明早朝謁。女兒有何急計，得君王准信，方才無礙。」龐妃聽罷思想一番，即曰：「爹爹，如要急出計謀，趁今聖上近日小小病恙，除非即日如此如此計較，汝道如何？」國丈一聞此語，心頭大悅。「女兒機智，為父所難及。果如依此計較，即他勢大藩王，四條狗命危矣。吾父女可保萬全無事矣。如此為父告辭。」龐妃送出內宮。國丈一路叮囑，「須要早行此舉為要，不然父女吃虧矣。」龐妃曰：「爹爹且放心，女兒自然早行見機。恕不得遠送了。」當日國丈放心回府。卻說龐妃回到內宮，吩咐宮娥：「將小太子懷抱來。」宮娥交轉，龐妃撫弄一番。神宗天子倒臥龍牀悠悠睡醒。龐妃抱了太子坐近傍邊，裝成含愁嘿嘿的悲淚，請問：「陛下龍體尚屬如何？臣妾有一心事奏上。」天子曰：「朕非有大病恙，無非心慮朝政紛煩，近著陸後父女一事，外臣執奏多端，心頗不寧耳。龐卿不用心煩悲感。今天服了太醫院良方，頗覺精神健旺矣。」龐妃帶愁曰：「但願陛下萬壽無疆，臣妾母子方藉仰賴天恩，定然報答。惟今家太祖聖廟，臣妾應代陛下燒香祈禱，但求聖上龍體健康，臣妾等咸藉無疆之慶矣。」神親王聽罷，喜色揚揚曰：「龐愛卿有此義心，朕甚冀領情。」傳旨即命穿宮內監傳知武士、御林軍千名，擺齊鳳駕車輦儀仗，隨侍候娘娘到家太廟燒香。傾刻辦備，龐妃大悅，留下王太子，拜辭聖上，登坐鳳輦，好不威嚴，臣民遠避。出了午朝門，路經金亭驛，一路炮響連天，音樂悠揚，龍旗鳳節舒展飛揚，金瓜月斧對暨交加，金鑼遠振，早已驚動著四位藩王。在亭中吃酒，正在半酣之際，忽聞炮響連天，鑼聲遠振，即命家人查報。「上啟眾王爺，此不是文武官員擺道驚揚，乃是國母正宮娘娘往家太廟祈禱進香。」當時三位藩王不甚在意，只有汝南王鄭彪聽報心頭大怒喝聲：「可惱奸妃妄稱亞宮諱號，想必僭用儀仗隨行。待本藩執他差處，用鋼鞭打死，與陸國母報仇。」吩咐：「備馬扛鞭。」家丁答應。有呼、狄、楊三位王爺勸止曰：「鄭王兄，不必過於粗莽。如兄往攔阻他，只以理喻不許僭用正宮儀仗。回去則已，切不可一見即忙動粗。汝若狂莽打他，定然中了奸妃之謀。可比韓信當年故事，遭卻婦人之手，有何益哉？」汝南王怒曰：「汝等人人貪生畏死。如有天大事情只弟一人擔當是也。」言畢，怒氣昂昂高持鋼鞭向旗隊中衝來，只見鳳車不遠，即厲聲大喝：「龐妃請止步。孤乃汝南王鄭彪，要見。」有侍衛將軍曰：「請千歲爺住馬，待為稟知娘娘。當時內監稟知。龐妃命左右宮監分開節旗、宮扇，在鳳輦上一見。觀汝南王氣昂，手持鋼鞭，住馬攔阻，即開言：「馬上者可是汝南王否？今特見哀家何事？」汝南王喝聲：「龐妃，汝無乃一西宮偏嬪，如何擅用正宮儀仗？潛越無禮！今本藩回朝見駕，勸汝即速還宮，轉換西宮儀仗鳳輦隨儀，則好面目相見；如妄自尊大，恃寵僭用無禮，本藩鋼鞭之下斷不容情。」龐妃聞言大怒，喝聲：「鄭彪好生無禮！哀家今日奉旨往太廟進香，祈保聖上龍體安康。萬道汝是一家藩王之位，即內臣王叔、王兄，見了哀家還要稱臣見駕。吾蒙聖上升為東宮昭陽一位，今日母憑於貴，理該正用東宮儀仗。緣汝一匹武夫，指吾僭用，攔阻哀家，不行參見。大失人臣之禮，枉居一家王位。明日奏知聖上，定斬汝匹夫頭顱。還不速退！」當時汝南王一聞此惡語，氣得二目睜光大罵：「奸妃恃寵，父子同謀，陷害東宮，奪謀昭陽正位，剝戮忠良，神人共憤。本藩今日為國除奸，先將汝打殺，除卻國家大患。預得昏君將吾千刀萬段，地府之下可見得先王。」語畢催馬向前，金鞭高舉。有眾護駕將軍數名齊齊上前解勸。眾鐵甲軍齊齊下跪，同聲呼：「王爺，懇祈體諒聖上金面，饒恕娘娘。若有差失之處，吾等保駕數百人，罪亦難免矣。乞求王爺見諒。」汝南王見眾軍如此言來，只得收鞭喝曰：「無非礙著累及隨從多人，難容汝命。」言畢將鞭打在鳳輦，折失一幅。打馬加鞭而去。龐妃怒氣不息，即將日月宮袍扯碎，霞冠不整。且傳命不往太廟進香，回宮而去。

先說汝南王回至金亭驛中，三位王爺動問：「奸妃之事如何？」汝南王將他恃寵嗔罵之言一一說知。有平西王呼曰：「鄭王兄，汝辱罵他一番，又打折鳳輦，理曲在汝。料想這奸妃奏知聖上，只有加言並無減語。吾等四人性命只在早晚間矣。」是日爾言我語，不覺日墜西山。是日狄王爺即修書一封，命家丁一名星夜趕回王府中，報知段氏夫人，也且不表。

卻說龐妃是日回至內宮，見神宗王帶淚行了君臣之禮。稱言：「蒙陛下賜臣妾往太廟進香，道經金亭驛，有汝南王鄭彪攔阻。罵辱臣妾不應正位東宮，不許擺駕儀仗。妾辯不得數言，他恃強狠，大罵聖上昏迷，過寵臣妾，將來要打死。幸得眾護駕將軍多言勸解。他還狠狠發怒，將臣妾日月宮袍扯碎，打破鳳輦。彼須乃一家王爵，無非巨子之列，實乃臣辱君妻，罪該萬死。只求聖上公斷作主。」神宗王聞奏怒曰：「可惡鄭彪，無旨擅攔離重地，臣欺君後，法律難饒。明早臨朝，寡人自有主意。」龐妃謝恩。到次早五更三點，神宗王登臨御座，文武百官紛紛入觀。朝參已畢，有王門官入奏：「四路藩王在午朝門候旨。」天子傳旨宣進。四位王爺挨次步進金鑾殿，俯代朝參。天子傳命平身，各各賜坐。天子開言：「寡人無旨宣召，四位王兄何得私自擅離重地？萬一邊疆有甚警報，主將無人，是誰之咎？」呼、狄、楊三位王爺同奏曰：「臣等不奉宣擅離重地，負罪很深。惟藉陛下洪福天威，四方頗黨平寧，略無外顧之憂。惟近聞朝內大奸弄權，忠良受戮，佞黨日增。即陸國母賢良淑德，大小中外文武臣素知其賢。又乃陛下元配，天下臣民母儀，一朝被戮慘傷。臣等在邊疆不勝悲憤，想來我大宋開基，上承太祖仁厚之風，遺流善政，五代傳來，未見枉法傷害內外之臣。前時聖祖加佑，君王登基四載，深仁厚澤，保民如赤子，盛世號曰三登。是春秋後為宋之餘光。惟白壁微瑕，史筆所難諱。即廢棄郭后一事，須罪有所歸，外臣呂夷簡所唆憾，惜乎盛德，為聖祖公論所難混。為此故也，今陛下廢棄一事又蹈及聖祖前轍，況外蔽於權臣，內惑於嬪御，尊卑倒置，西奪東權，忠良屈殺。倘千秋之下良史直筆，不知以陛下為何等之君？今臣等會同回朝，上謁天顏，無非懇乞聖上將誤國奸臣屏逐，復回陸國舅世襲忠良之後。今國母已亡，難以再復。今幽貶奸妃另選賢淑之女，正位東宮。則內外安然，國慶禎祥，江山社稷臣民之大幸也。懇乞我主准臣所奏，臣等即領擅離重地不奉聖宣之罪矣。」

神宗王聽了三王奏言，一番逆耳之論，怒氣衝衝厲聲曰：「汝五臣乃外屏藩王，世受國恩難道不明君尊臣卑之義？不奉旨宣召私自還邦已有藐視王法之咎，不付情依理，一例概奏寡人殺害忠良，廢棄嫡後。聞風實指、獨不思陸雲志當殿毆君，陸後兩番重罪，國法當得如此。豈得聲聲獨歸咎於寡人。況昨天汝南王於金亭驛中攔阻龐後，鞭打君妻。大失人臣之禮，死有餘辜。至龐妃賢淑無匹，正當位正昭陽，那有可棄之罪。如今朝內君臣協和，那有奸權作弄？汝等五臣不奉朕命，當殿辱罵君上，例應賜死。朕念開國王親之後赦免死罪，削職為民，只有汝南王鄭彪這賊臣，目無君後，重罪所難免，賜白綾絞死。」當時汝南王聞神宗王一夕之語早已氣得二目圓睜，起位大言曰：「臣一出關時預知性命不留。但今陛下忠言不入耳，奸佞是親，廢棄正嫡，劈或奸妃，誅妻滅子，顛倒五倫。臣等世受王恩不忍目擊江山危危，故敢斗膽攔阻奸妃，打破鳳輦，略警他僭越之咎。固失人臣之禮死有餘辜，只求陛下將臣萬副千刀，以警將來。惟臣視死輕如鴻毛，茲今陛下不准臣等之奏，不棄逐龐家父女，一由彼內外專權，養成大患。陛下後日思臣等之言，追悔莫及，少不免為失國之君，難見先帝在天之靈。」

神宗聽了重重發怒，喝聲：「狠賊臣好生無禮，欺侮君上，國法難容。汝今四路不奉旨回朝，想必同謀欺主，一概不赦。傳旨殿殿將軍，押出法場斬訖。鄭賊還要拿押妻子，斷不姑寬。」當日金殿中押出四位藩王而去。天子怒氣衝衝，群臣不敢保奏。只惱

了世襲潞花王。一見聖上數殺忠良，此日正在金鑾，只因潞花王爺乃太祖趙匡胤之後，世代襲王，權勢很大，當今天子有三分畏懼他。上朝不朝，由其自便。此日正在金鑾殿上，一見聖上要斬四位藩王，即忙離座大呼：「且慢押出四位王已。」值殿將軍見趙王爺喝住，那敢不遵？當時趙千歲出奏曰：「陛下，五路藩王乃鎮守邊疆隆重大臣，開國元勛之後，一體國戚，豈可傷殘？倘外敵聞知五王被害，一旦兵戈四起，則社稷危危，生民塗炭矣。況陛下自登基以來，□有五載。近今朝政日非，復又數殺朝臣，大傷仁厚之基。將來江山難保，陛下不得辭其責也。臣屬一脈宗枝，不忍目擊江山顛倒，不得不盡腹衷，直行諫奏。如陛下不准臣奏，定必殺害五王，臣不願在朝預乾朝政，且出外鎮，不忍見江山他屬別人，略效商朝微子之義，以盡各行其志。伏惟陛下醒察參詳。」神宗王聽了王兄一夕奏言，比他為紂王之君，心上羞慚，一想來他言有理。即開言曰：「王兄，彼四臣原有辱罵君王，擅離重地之罪，姑看王兄情而討饒，且免死罪，逐退為民。但鄭彪罪重難寬，臣欺君妻，大屬無禮，發解九邊夷外，□載充軍，以警強狠。」趙王爺又奏曰：「陛下，君有淨臣，不至於亡國，父有諍友，不至於亡家。四人回朝不奉旨召，無乃因國有變故，欲救解陸國母之災難。實乃一片忠肝無二良臣。陛下反以為草芥，斬的斬，殺的殺，將來陛下將有行不合時，眾臣緘口並不行諫，豈非事事皆非，怎能立國？至於鄭三兄，乃莽烈之臣，將龐妃後鳳輦打破，無非痛恨陸後慘死，激烈一時，情有可恕。伏望我主一並赦免。」此奏未知天子允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